

從英國領航員到日本武士

威廉·亞當斯與17世紀的歐日交流

張蘭星*

17世紀初，日本由分裂走向統一。德川時代的日本並不閉塞，來自歐洲的葡、西(班牙)、英、荷人都來到日本經商。新教徒威廉·亞當斯是首位抵日的英國人，經過不懈努力，他還成為日本歷史上少見的外籍(白人)旗本武士。他也是江戶幕府初期最具影響力的歐洲人之一。亞當斯是德川幕府的傳奇人物，亦是17世紀歐日貿易的關鍵人物，更是促進東西交流的偉大使者。

歐日首次邂逅發生在16-17世紀，一些國外學者稱那段時期的日本歷史為切支丹時代。⁽¹⁾ 按照宗教派別來區分在日活動的歐洲人，以亞當斯為代表的英、荷人是新教徒，葡、西人是天主教徒。從16世紀中期起，葡人每年都派一艘大船來日經商(西班牙船隻亦偶爾來到日本)。同時耶穌會在日本傳教已打下了根基。直到1600年，才有第一批新教徒抵日，他們主要來開展貿易活動。此時的日本正走向統一，威廉·亞當斯一行不但要面對將軍的質疑，還要對抗天主教徒的迫害，但他們最終堅持下來，並在日本立足、發展。亞當斯這位勇敢、勤奮的英國領航員，在日本達成兩項成就：他是第一位抵日英國人，同時獲得了日本旗本武士的頭銜。⁽²⁾ 在日本，亞當斯經歷了兩大人生命轉變：其世界觀逐步由西方轉向東方，其角色從一名普通領航員變成了促進東西交流的偉大使者。中文學術圈對16-17世紀的歐日交流(特別是貿易往來)研究較少，對亞當斯的研究更少，國內幾乎沒有相關專著或論文。鑒於此，本文以17

世紀的歐日貿易為背景，對亞當斯的傳奇人生試做介紹和評析。

亞當斯與偉大的航行

擔任領航員是亞當斯(生於1564年9月24日，卒於1620年5月16日)一生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，正是對航海的熱愛讓他有機會遠赴日本。亞當斯首抵日本的時間為1600年，身份為荷蘭艦隊總領航員。亞當斯孤身一人在日本生活了十三年後，才有第二批英國人於1613年來日(第一批祇有亞當斯一人)。

亞當斯出生於英格蘭肯特郡(Kent)基靈漢姆鎮(Gillingham)的漁民家庭⁽³⁾，自幼家境貧寒。十二歲喪父後，他便在萊姆豪斯(Limehouse，倫敦附近)的船廠做工。亞當斯非常努力地學習航海、地理和天文，希望成為一名水手。後來他參加了海軍，服役於佛朗西斯·德雷克爵士(Francis Drake)的艦隊。⁽⁴⁾ 1588年，亞當斯參加了“英

* 張蘭星，歷史學博士、博士後，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副教授，四川師範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研究人員(兼職)。項目基金：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“德川幕府末日本與西方的關係研究”(15BSS016)。

西大海戰”。退伍後，他在英國柏柏利貿易公司 (Barbary) 擔任領航員。其間，他與英國女子瑪麗結婚。但作為一名遠洋海員，其團聚的日子不多。亞當斯在柏柏利工作了十二年，積累了豐富的航海經驗。亞當斯說過：“我對遠東的航行、探險深感興趣，想去那裡積累更多經驗。1598年，我向荷蘭人自薦，擔任遠東探險艦隊的領航員。”⁽⁵⁾ 亞當斯的決心打動了荷蘭人，於是被聘為船隊的總領航員 (日語文獻稱舵手長)。

1598年6月，五艘荷蘭帆船編成(商)船隊向東方進發。它們分別為“德·霍普號”(De Hoop)、“德·利夫德號”(De Liefde)⁽⁶⁾、“赫特·格勒夫號”(Het Geloof)、“德·托夫號”(De Trouw)和“布里傑德·布德斯查普號”(Blijde Booschap)⁽⁷⁾。其中的“霍普號”是旗艦。船隊中噸位最小的船為七十五噸，最大的為二百五十噸。船隊總指揮(或船隊司令)是荷蘭人雅奎斯·馬胡 (Jacques Mahu)，總領航員是其中唯一的英國人亞當斯。由於亞當斯的加入，此次探險可從某種意義上理解為英、荷聯合組織的行動。1598年，船隊從鹿特丹啟航，目的地為日本。荷蘭人航行的路線與葡人不同，葡船早就霸佔了開普敦—印度—東亞航線。為了避免與天主教徒發生衝突，免受葡船的騷擾和搶劫，船隊決定前往美洲，從太平洋另闢航線前往遠東。

船隊於6月24日離開荷蘭。8月24日，他們抵達佛得角 (Verde)。停留二十一天後，很多船員患上壞血病，一位船長因此死去。⁽⁸⁾ 惡劣的天氣和疾病的肆虐讓他們在幾內亞海岸走走停停，船隊花費了兩個月徘徊於非洲海岸。⁽⁹⁾ 1598年1月23日，船隊繼續航行，經歷了五個月的艱難航行後，於1599年4月6日抵達麥哲倫海峽。⁽¹⁰⁾ 此時正值冬季，船隊難以航行，祇能靠岸過冬。⁽¹¹⁾ 船上物資所剩無幾，船員甚至將纜繩上的牛皮割下充饑。此外，他們還宰殺了大量企鵝。即便這樣，嚴寒和饑餓仍然奪走了眾多船員的生命。待冬季過去，船隊才再次啟航，沿着美洲海岸航行時，隊伍走散了，祇有“霍普號”與“利夫德號”會

合，其它船下落不明，船員生死未卜。途中，亞當斯從“霍普號”轉乘到“利夫德號”上，並擔任了最高指揮官，其領導能力得到充分展現。隨後，兩艘船來到智利，並一直沿着海岸航行。他們時不時靠岸，以交換土著人的紅薯來充饑。隨後，亞當斯命令船隊在聖·瑪麗亞島(南美洲西海岸)拋錨，等待其它船隻，可惜同伴們沒有任何消息。在那裡，他們又遇到了當地土人的襲擊。⁽¹²⁾

1599年11月，僅剩的兩艘船駛入太平洋。在三個月的航行中，他們頻頻遭遇暴風襲擊。“霍普號”沒有堅持到最後，沉入海底。“利夫德號”也經歷了各種考驗。他們曾遭到西班牙戰艦追捕，遇到各種惡劣天氣，還陷入食物短缺的困境⁽¹³⁾，最終堅持下來，順利渡過太平洋⁽¹⁴⁾。1600年4月中旬的一個晚上，荷蘭船在亞當斯的帶領下，終於抵泊日本九州東海岸(大概是豐後的臼杵)⁽¹⁵⁾，這是荷蘭船首次到達日本⁽¹⁶⁾。“利夫德號”上本有船員一百一十人，抵日時僅剩二十四人。⁽¹⁷⁾

亞當斯及其船隊的航行堪稱壯舉，因為當時罕有船隻從歐洲繞道美洲來到亞洲。此行為日後美洲—亞洲航路的開闢積累了經驗，奠定了基礎。到達日本後，亞當斯沒有忘記自己領航員的身份，雖然他選擇留在日本，但他最大的願望是探索日本北方海域，試圖尋找一條連接歐、亞的北方航線。他相信航路一旦被發現，歐亞交通將有革命性的改變。雖然亞當斯對探險計劃充滿信心，且準備充分，但德川將軍(家康)一直沒有答應其請求。一方面，將軍擔心亞當斯的安危；另一方面，日本人也懷疑歐洲人探險的真實目的，害怕他們探索航路後，來侵略日本。因此，亞當斯的探險願望至死都沒有實現。雖然亞當斯熱愛航海，其最初身份也是領航員，但他人生最大的舞臺並不在船上，而是在日本政壇。

亞當斯與荷蘭商館的建立

幫助荷蘭人成功建立商館是亞當斯展露外交才能的重要事件。抵日後，荷蘭人再次經歷了心

理、生理的嚴峻考驗。估計荷蘭人也沒有料到，歐洲大陸的新舊教鬥爭居然延伸到了世界最東方。“利夫德號”抵岸後，船員們奄奄一息。開始時，日本人提供了幫助。不過，將軍得知消息後，卻將荷蘭人關入監牢。原來是西葡人從中挑撥、誹謗，他們比荷蘭人更早到達日本，且在幕府佔據優勢。天主教徒認為，陷害荷蘭人的最好辦法就是大肆詆譭他們，利用日本人剷除異端。初抵日本的荷蘭人也意識到形勢不利，因為其翻譯居然是耶穌會傳教士。對於這種情況，亞當斯在1611年10月23日寫道：“這時，從長崎來了一位傳教士，他自薦當翻譯。我們祇有無奈接受，因為所有荷蘭人都不會說日語，現在祇有相信敵人了。”⁽¹⁸⁾在此危機關頭，亞當斯勇敢地站出來，幾乎以個人之力拯救了團隊。

被關入監獄後不久，亞當斯便被德川家康召見。⁽¹⁹⁾對家康來說，歐洲人並不陌生，但他接觸新教徒畢竟是第一次，或者說第一次看見英國人。第一天，家康詢問了亞當斯有關歐洲的情況。第二天，他又問了其它一些問題。亞當斯兩天以來的回答都令家康滿意。第三天，家康又問亞當斯為甚麼萬里迢迢來到日本。亞當斯回答道：“英、荷人希望到此貿易，並想和遠東國家建立友好關係。”審問完畢後，他被送回監獄，因為家康不是一個輕信的人。經過三天接觸，家康已經被亞當斯的舉止和博學打動了，並開始考慮如何處置荷蘭人。家康認為，新教徒的到來讓日本有了選擇餘地，他第一次聽說歐洲有祇經商、不傳教的國家（此前的西、葡人不僅經商還傳教）。經過再三思考，家康決定留下荷蘭人。第四十一天，將軍釋放了新教徒。他告訴耶穌會：“我不會懲罰他們，他們對日本沒有威脅。”⁽²⁰⁾準確地說，亞當斯並非政客或外交家，而是一位謙虛的紳士，他在地理、航海、天文、火器和造船等方面都有一定造詣。除了母語（英語），亞當斯懂得兩門外語（荷蘭語和葡語），到達日本後，他還學會了日語。另外，亞當斯具有相當高的外交潛質。最初，家康任命他擔任宮廷翻譯，取代了葡

人特庫祖（Tcuzzu）的角色。後來，又取代傳教士羅德里格斯，擔任幕府的外交顧問。將軍禁止亞當斯和荷蘭船員離開日本，並勸說他在日本娶妻生子。⁽²¹⁾

1611年，荷蘭船“布里克號”（Braeck）到達平戶，斯派克和塞格爾魯（Segerszoon）受到平戶大名的熱情接待，將軍也歡迎荷蘭人來貿易。荷蘭商館第一任指揮官斯派克奉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命令，與亞當斯建立關係。雖然亞當斯不直接參與日荷貿易，但對雙方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亞當斯很早就向荷蘭提出貿易建議：“你們不需要從歐洲帶來資金，因為日本盛產金銀。你們祇需將鉛、生絲、綢緞、棉布等商品運到日本，便可賺得大量白銀。”另外，亞當斯還簡要介紹了日本情況：“日本最北的緯度為48度，最南為35度。他們表面上純樸友好，實際上好戰。日本的律法完備，統治秩序井然有序。他們主要信仰佛教和儒教。將軍對歐洲商船不反感，如果英、荷人來日經商，定會受到歡迎。”⁽²²⁾

信仰新教的亞當斯自然不能與耶穌會和睦相處，他經常在將軍面前宣傳西葡威脅論。家康曾經詢問亞當斯：“耶穌會是甚麼樣的組織？”對於此問題，家康明顯問錯了人，因為亞當斯是新教徒，他告訴將軍：“西葡商人是天主教的先遣隊，隨後其國王就會派傳教士來教化民眾，最後西葡軍隊將登陸日本，征服你們。”⁽²³⁾第二批荷蘭人1609年抵日前，亞當斯的威脅論並沒有產生實際效果。但耶穌會已經意識到亞當斯的威脅，試圖趕走他。1606年，傳教士羅德里格斯在江戶與亞當斯會面，並送給他一張通行證。他告訴亞當斯：“你可以前往長崎，坐船離開日本，耶穌會能安排一切。”⁽²⁴⁾但亞當斯拒絕了耶穌會的“好意”。當時，為幕府服務的傳教士已經被將軍驅逐，葡人祇能依靠亞當斯充當翻譯和顧問。亞當斯表示不計前嫌，願意擔當新舊教徒的共同翻譯。但這祇是其一面之辭，他骨子裡憎恨天主教。雖然亞當斯的日本妻子是天主教徒，有可能他的孩子也信仰天主教，但他仍然反感耶穌會

及西、葡人，至少不會盡力幫助他們。⁽²⁵⁾一位來自墨西哥的西班牙商人試圖在家康面前詆譏新教徒，他建議家康驅除英、荷人，特別是荷蘭人，因為他們反抗西班牙的統治。亞當斯立即反駁，他告訴家康，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企圖征服世界，日本也在他們的計劃當中。實際上，西、葡人一直害怕亞當斯對天主教徒進行報復，因為他們曾經迫害過初抵日本的新教徒。耶穌會還勸說亞當斯皈依天主教，但他沒有動搖。家康去世後，英、荷對日貿易受到一定影響。西、葡人認為反攻時機已到，於是在新將軍(秀忠)面前譏諷新教徒。亞當斯竭盡全力反駁西、葡言論，他告訴秀忠：“西、葡是英國的敵人，英國和日本一樣，同樣反對天主教。”⁽²⁶⁾

此外，亞當斯還向家康宣講通商的好處，講解葡、西、荷、英四國的關係，這或多或少影響了家康對幾個歐洲國家的不同態度。亞當斯擔任幕府的外交顧問後，家康開始偏袒新教徒。1611年，西班牙使節維斯卡伊諾(ビスカイノ)謁見家康，表示想與日本建立聯繫。其實，維斯卡伊諾另有目的，他們試圖在日本附近尋找傳說已久的金銀島。西班牙人從賀浦到江戶，然後從陸路北上，經過宇都宮、白河、若松，進入仙臺。在仙臺，領主伊達政宗熱情地接待了西班牙人。隨後他們經過松島、陸奧等地，途中發現了不少良港，最後由於天氣轉寒，不得不放棄探險。亞當斯對西班牙人的探險和勘測頗為擔心，他提醒將軍：“西班牙人的真正目的是勘測日本沿海，以便為侵略日本做準備。”⁽²⁷⁾亞當斯建議家康採取平衡策略，從新舊教的鬥爭中獲利，家康表示贊同。

身在日本的亞當斯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，他非常思念家鄉，並找機會返回英國，但家康不允許。作為唯一駐紮在日本的英國人，亞當斯最大的願望就是讓英、日建立聯繫，開拓兩國貿易。也就是在這段時間，亞當斯經歷了人生最重要的轉變。可能他自己也沒有發現，其世界觀正從西方轉向東方，他的思考、行為方式更接近日本人了。亞當斯在日本獲得的最大榮譽就是被賜予

“旗本”(武士)頭銜⁽²⁸⁾，後來還被家康賜姓(名)三浦安針⁽²⁹⁾，並被允許佩刀。亞當斯並非出身於武士(或騎士)家庭，更未在戰場上廝殺過，而且他還是一個歐洲人，能夠獲此殊榮，已經是史無前例了。對於此舉，家康有自己的考慮。在幕僚中，立下赫赫戰功的武士比比皆是，但亞當斯的博學和聰慧是其他武士不具備的優勢，況且他還能給將軍帶來新的、先進的西方知識，並且還有能力將這些西方科技付諸實踐(如造船、製圖)。亞當斯曾對自己的情況進行過總結：“我每天都要為將軍工作，就像服務於英王一樣。將軍賞賜很多奴僕給我，據瞭解，我是首位受此殊榮的歐洲人。這全靠神的保佑。”⁽³⁰⁾

亞當斯與英國商館的開閉

幫助荷蘭人建立商館後，亞當斯向英國同胞發出邀請，建議他們來日通商。亞當斯除了寫信給妻女，還多次熱情洋溢地致信英王和東印度公司。⁽³¹⁾亞當斯向東印度公司寄去日本地圖及自己的航海日誌，甚至規劃出英日通商的藍圖：“如果英國人來建商館(factory⁽³²⁾)，前途將一片光明。他們必須打開中國市場，日本人非常喜歡中國商品。英國人可以和葡人一樣，擔當中日貿易中間人。他們不需要太多資金，因為日本有大量金銀。如果貿易開展得順利，年利潤就足夠投資。”亞當斯還對自己在日本的能力和地位進行了介紹：“我曾幫助荷蘭人獲得日本朱印狀(貿易特權)，西葡人一直想弄到這些特權，但將軍沒有答應他們。”⁽³³⁾

其實在收到亞當斯的來信前，東印度公司就打算開闢日本市場。亞當斯可能不太熟悉東印度公司的同胞，但公司經理湯瑪斯·史密斯(Thomas Smythe)從荷蘭人那裡聽說了日本的情況，他認為身在幕府的亞當斯對公司非常重要。赴日船長的首選人物是約翰·薩利斯(John Saris)。⁽³⁴⁾雖然薩利斯從未到過日本，但是他自詡對日本瞭解，一些不知道情況的人還稱他為“日本通”⁽³⁵⁾。

薩利斯在英屬據點班塔姆 (Bantam⁽³⁶⁾) 任職時，草擬了一份日本人需要的商品清單，以及這些商品在日本的定價。⁽³⁷⁾ 東印度公司並未採納其建議，而是要求薩利斯充分利用亞當斯的關係網發展英日貿易：“我們希望你與亞當斯搞好關係，他是英國人。聽說將軍非常信任他，希望這能幫助我們開發日本市場 [... ...]”⁽³⁸⁾

1611年，荷蘭船“漢斯溫特號”(Hasewint) 帶來了史密斯寫給亞當斯的信，信中表示東印度公司很快就會派船來日。亞當斯收到信件後立即回覆，還提出幾點重要建議：首先，英國人不要在平戶建商館，因為這裡已經有荷蘭人，英、荷最好避免競爭。英國人應該到江戶(後稱東京)發展，在那裡，將軍能夠提供有力的保護和支持，也利於兩國建立關係。江戶大概在北緯36度，港口條件不錯，岸邊幾乎沒有礁石。那裡也有繁華的市集，他本人(亞當斯)也居住在江戶，便於辦公、辦事。其次，亞當斯暗示東印度公司應該在他的幫助下開展貿易。亞當斯說道：“荷蘭人已經通過我的幫助，建立了商館。此外，西、葡人若想在日本經商，也必須求助於我。[...] 如果(英)東印度公司需要我効力，我一定赴湯蹈火。我的日本名字叫三浦安針，這裡的人(可能是江戶附近)都認識我。”⁽³⁹⁾

亞當斯認為，英國船一定會在班塔姆停留，於是將信寄往那裡。在此之前，駛向日本的英國船“克羅夫號”⁽⁴⁰⁾ (Clove, 另譯“丁香號”)已到達班塔姆。英國人在這裡裝載了少量棉布、火藥和胡椒。亞當斯的信被送抵班塔姆時，“克羅夫號”已經啟航，其船長正是薩利斯。1613年6月12日，英國船抵達平戶。葡人唐·路易士·賽爾凱拉這樣描述英國船的到來：“這一年，荷蘭船沒有來日本，卻來了一艘英國船。英國人帶來了毛織物(也稱毛織品、呢絨或寬布)和亞洲香料，他們好像是單獨行動，沒有與荷蘭人同行。”⁽⁴¹⁾ 英國船抵達平戶，標誌着東西方兩大島國第一次建立聯繫。此時的亞當斯尚在江戶，薩利斯立即派人通知他。由於錯過了亞當斯的信件，英國船

並沒有裝載他所建議的商品，亞當斯對此有些失望。亞當斯和同胞會面後，並沒有熱情擁抱。他們感到亞當斯缺少了英國人的氣質，更像一個日本人了。亞當斯似乎更尊敬日本將軍，而非英王。英國人還發現，亞當斯不但與荷蘭人關係好，還經常幫助天主教徒(西、葡人)。殊不知在過去的十多年裡，亞當斯是唯一駐紮在日本的英國人，他不得不與其他歐洲人接觸。

雖然平戶大名松浦氏歡迎英國人的到來⁽⁴²⁾，但祇有將軍才能授予貿易權。於是，亞當斯帶領英國使者前往江戶，謁見將軍。前往江戶的人員有薩利斯、亞當斯、一名日本翻譯、數十名東印度公司員工和幾名日本護衛(約20人)⁽⁴³⁾。儘管薩利斯懷疑亞當斯對英王的忠心，但由於人生地不熟，也祇能相信他。亞當斯的熱情暫時消除了英國人的疑慮。他將各種日本禮儀教給同胞，還毫不吝嗇地把自己的助手安排給薩利斯。亞當斯這樣做是為了保證同胞能夠順利獲得貿易權，也能在同胞面前展示一下能力，同時也希望英國人在江戶建館。1613年9月8日，薩利斯在亞當斯的陪同下前往將軍府。在亞當斯的指導下，英國人對進獻的禮物做了細緻安排。⁽⁴⁴⁾ 面見將軍的複雜禮儀令英國人終生難忘，但正是這些傳統程式幫助他們博得將軍好感。薩利斯呈遞了英王信件後，在日本等待了六個月，最終獲得通商朱印狀⁽⁴⁵⁾，將軍還親自回覆英王(英王和家康的信都由亞當斯翻譯)。由於亞當斯大力協助，英國人獲得了歐洲四國中最優厚的待遇。除了自由通商，他們還可在江戶居住，在日本擁有治外法權(不受本地法律約束，通常是外交談判的結果)，這些是西、葡、荷人所沒有的特權。⁽⁴⁶⁾

在英國人到來前，亞當斯與其他歐洲人均有往來，這使他與英國人的關係變得微妙，甚至尷尬。薩利斯與亞當斯的關係一直不好。薩利斯初抵日本之時，亞當斯不在平戶，於是英國人祇有等待他，薩利斯就此認為亞當斯的態度傲慢。薩利斯還看不慣亞當斯的武士裝束，感覺他與日本、荷蘭人都很親近，卻對英國人不夠熱情。

另外，亞當斯經常在家中會見西、葡、荷人，很少招待英國人。亞當斯則認為薩利斯處事太過圓滑，不誠懇。當亞當斯看過“克羅夫號”帶來的商品後，當場就說這些貨物在日本不搶手，這令薩利斯感到尷尬。之後，亞當斯讓薩利斯嚴格遵守日本禮法，薩利斯也不服氣。他認為自己好歹也是英王的使者，而亞當斯不過是條“海狗”（指水手）。⁽⁴⁷⁾ 其實，亞當斯對英國人要求嚴格，是擔心他們在日本惹事，從而敗壞英國人的名聲。另外，亞當斯個人也在經商，但其貨源來自長崎（葡船）。薩利斯認為此舉不妥，兩人還為此爭吵過。

亞當斯和薩利斯的重大分歧在於英國商館的選址。亞當斯認為商館應該建在江戶，薩利斯則認為平戶才是最佳地點。當時的平戶並非日本的商業中心，而且港口較窄，停泊船隻不見得安全。相比深水良港長崎，平戶的條件要遜色一些。不過長崎一直被葡人佔據，若英國人插足其中，勢必引來麻煩。江戶的繁榮程度雖然比不上長崎、平戶，但發展潛力很大。因為江戶有將軍府，又是日本的政治中心。薩利斯到達日本前，亞當斯就提出應在江戶建館。如果說薩利斯沒有收到亞當斯的信件（寄往班塔姆）是選址平戶的客觀原因，那麼他到達日本後，亞當斯再次向他提出建議（在江戶建館），那就是薩利斯個人的主觀原因了。儘管薩利斯感謝亞當斯的幫助，但他最終還是放棄了江戶。薩利斯搪塞道：“如果在江戶建館，我們得不到新鮮的（牛、豬）肉（可能從歐洲運來）。"⁽⁴⁸⁾ 事實證明，亞當斯的建議是正確的，日英貿易失敗的重要原因就是選址失誤。⁽⁴⁹⁾ 兩人就選址問題發生衝突後，薩利斯當即認為亞當斯完全“淪為”日本人了。儘管薩利斯不喜歡亞當斯，但是他深知亞當斯在日本的地位，以及他對英國人的作用，公司不得不依靠他進行對日貿易。薩利斯離開日本時，曾詢問亞當斯是否想回國。亞當斯一直在等待這樣的機會，但他還是回絕了薩利斯的“好意”。其原因可能是他不太喜歡薩利斯，或是他已經習慣日本的生活，再或是他認為回到英國後自己前途渺茫。薩利斯臨走

前告訴科克斯：“亞當斯是個無能的人，不要信任他。”⁽⁵⁰⁾

英國商館指揮官是倫敦商人理查·科克斯。初到日本的科克斯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。他認為英國應該與中、日建立三角貿易關係，首先用英國毛織物換取中國生絲，然後將生絲運到日本，賺取金銀後，再將其運回英國。科克斯的經商思路正確，但當其到達日本後，才發現要實現這一切似乎很難。科克斯和亞當斯的關係一般，兩人經常為了貿易決策而爭吵。但科克斯為人厚道，對事不對人，重大決策都與亞當斯商量，所以兩人的矛盾不太尖銳。亞當斯並非商館的專職人員，再加上商館經常不採納他的意見，於是懶於關心商館事務。亞當斯一直是荷蘭人的顧問，因此英國人抱怨他叛國。1619年，荷蘭人捕獲了一艘英國船。科克斯要求亞當斯將此事報告將軍，拯救同胞。亞當斯很為難，他知道將軍不想捲入英、荷爭鬥，便選擇回避此事。不明事理的英國人就此認為亞當斯偏袒荷蘭人。

很多時候，真實情況並非英國人看到的表像，亞當斯不止一次幫助同胞渡過難關。當英國毛織物在日本滯銷時，科克斯求助於亞當斯。亞當斯說服將軍買下毛織物。不過日本天氣潮濕，再加上英國人保管不妥，部分毛織物遭受蟲蛀。這令亞當斯感到為難，日方退貨也在情理之中。這次教訓並沒有讓英國人意識到選擇商品的失誤，他們繼續否定亞當斯的建議，大量運進毛織物。經歷數次失敗後，商館被迫改變策略。他們打算將毛織物運往暹羅，換取中國絲綢到日本銷售。亞當斯對此支持，並表示願與英商理查·威克漢姆（Richard Wickham）同去暹羅進貨。⁽⁵¹⁾ 經過臺灣海峽時，他們遇到颱風，祇得返回。1615年11月（另說為1616年），亞當斯和同胞再次嘗試，最終成功。⁽⁵²⁾ 他們在暹羅用毛織物換回生絲。1617年，亞當斯到交趾嘗試貿易，結果失敗。英、荷在日本發生衝突時，亞當斯經常利用自己的關係網努力維護同胞利益，他曾經從荷蘭商館營救了三名英國俘虜。

從英國人的選址就可以看出，亞當斯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正確的判斷力。⁽⁵³⁾ 再加上他在日本生活了多年，也為將軍服務多年，其建議基本都是可信和可行的。可惜的是，英國人沒有充分利用這一優勢。家康逝世後，亞當斯的活動能力受到限制。二代將軍秀忠不像老將軍那樣，能夠慷慨地對待新教徒。秀忠也不滿亞當斯對老將軍影響過深。另外，亞當斯的妻子(天主教徒)曾保護過天主教徒，這讓秀忠動怒。秀忠繼位後，亞當斯的地位、作用明顯下降，還兩次被日本人襲擊，這在家康統治時期從未發生過。⁽⁵⁴⁾ 1617年，亞當斯請求將軍擴大英國人的活動範圍，但被秀忠拒絕。秀忠懼怕傳教士乘虛而入，從而破壞日本安定。英國人的特權不但沒有擴大，反而縮小了。秀忠乾脆將英國人限制在平戶，並關閉其在江戶、大阪、堺和京都的分館。1620年5月，當科克斯還在為英國商館的前途犯難時，亞當斯去世了，英國人失去了他們在日本最堅實的支柱。英國人表示：“亞當斯是我們在日本唯一值得依靠和信賴的人，自家康死後，他的外交能力減弱，英國勢力也隨之衰落。”⁽⁵⁵⁾ 亞當斯去世後僅四年(1624年)，英國人便選擇退出日本市場，從以上分析來看，這並非偶然。

亞當斯與歐日文化交流

要說亞當斯對歐日文化交流的貢獻，首先要談及其商業活動。毋庸置疑，亞當斯是一位成功的商人。亞當斯在江戶、逸見和平戶都有住處，並且在賀浦、京都和大阪有店鋪。由於家康格外寵愛這位外籍武士，亞當斯甚至獲得了朱印狀貿易權，從而成為日本為數不多的特權豪商。他在1616至1618年組織了幾次到暹羅及交趾(今越南地區)的航行，結果好壞參半，但積累了經驗。在日本經商期間，他時常與歐、亞商人接觸，這為他正確分析東方市場、幫助英荷兩國建立商館、開拓德川幕府的朱印船貿易奠定了基礎。

不過，亞當斯對歐日交流的功績不限於貿易方面，他還給日本人帶來了西方先進文化。

就16-17世紀歐日文化交流來看，要說歐日文化互相交流似乎有些勉強，當時更多是西方科學技術傳入日本，而非日本文明傳入歐洲。對於歐洲人來說，日本的價值僅在於他們的白銀；對於日本人來說，歐洲船運來的商品以東方貨為主，西洋商品在日本並不暢銷。不過，正是這些“奇異商品”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，正是西洋的“奇技淫巧”給這個古老的東方島國注入了新鮮血液。1611年，將軍賞給亞當斯一套府邸、一小片封地⁽⁵⁶⁾一百個僕人⁽⁵⁷⁾。亞當斯受到家康寵倖決非偶然。家康第一次召見亞當斯時，便傾聽了他對世界史地的介紹。此時正是家康實現多年抱負的時期，他正密切注視着世界形勢，開拓日本發展的道路。如果要避免像墨西哥、菲律賓、印度那樣受歐洲人統治，就得緊跟世界的局勢，尋找對策。對於好學的家康來說，亞當斯介紹的西方科技具有很大吸引力。從當時耶穌會在日本的傳教策略來看，要在日本開展任何活動，最好走“自上而下”的道路。亞當斯為家康普及數學、天文知識，即從客觀上撒下了西方科技在日本傳播的種籽。亞當斯可謂宣傳“(西)洋學”最有力的先驅和啟蒙者，這為日本鎖國後“蘭學”的興起準備了條件。

作為航海員的亞當斯雖然沒有實現自己的探險願望，但他帶來的航海知識和造船技術對日本航海業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。根據耶穌會史料記載，方濟各會士為了滿足家康想與西班牙人通商的願望，曾安排一艘菲律賓船(西班牙船)開往江戶。但西班牙船長認為江戶沒有合適的拋錨點，拒絕靠岸。他們提出，如果家康能夠承擔必要費用，就把船拖來。亞當斯自告奮勇做領航員，沒有使用一艘拖船，便指引西班牙船駛入(江戶)港內。17世紀初，亞當斯為家康建造了兩艘西洋船，分別為八十和一百二十噸，樣式為雙桅或四桅的斯庫那船(schooner)。據史料記載：“1605年，在亞當斯的指導下，伊豆、伊東地區建造了兩艘西洋航船。”⁽⁵⁸⁾ 1609年9月30日，西班牙總督多·羅德里哥·維維諾·維拉斯科(Don Rodrigo

Vivero Velasco) 乘船從馬尼拉返回美洲。該船途經日本上總國附近時，觸礁沉沒，但船員倖免於難。隨後，家康將一艘日造西洋船贈予總督。亞當斯在1611年11月22日的信件中寫道：“這艘船就是我為將軍建造的歐式帆船(八十噸)。”⁽⁵⁹⁾造船過程中，家康多次到現場視察，亞當斯也趁機向家康講解一些造船、航海知識。當然，家康西洋船的設計者和技術監督以外國人為主，但造船工匠多來自伊東、江戶和賀浦的日本人，這些地方自古就是造船基地，工匠技術也是世代相傳。在造船過程中，日本匠人也吸收和繼承了西洋船的建造方法。家康死後，日本造船業一蹶不振，繼任將軍禁止建造噸位在五百石(約為二千五百蒲式耳或74.4噸)以上的船，此禁令是為了限制日本人前往海外⁽⁶⁰⁾，從而阻礙了日本造船業的發展。

擁有豐富航海知識的亞當斯還促進了日本製圖術的發展。亞當斯不但乘坐自己建造的帆船往來於關東關西之間，還測量了附近海域，並繪出航海圖。亞當斯寫道：“江戶市位於北緯36度，這一帶有很多良港，離陸地半海里的海域都沒有巖礁。”⁽⁶¹⁾日本山野公園博物館至今仍保存有16世紀的歐洲地圖，由牛皮紙做成(祇能從國外進口)。地圖上的術語基本上是葡語，一些較大的地名用荷蘭語。這些地圖不僅標出了歐洲，還有中國、朝鮮和日本。地圖上本來沒有這些地名，於是有人猜測是日本人或者是亞當斯將其加入。亞當斯來到日本後，還製作了地球儀，在地球儀上標出了澳門、日本等以往沒有的地方。當時，葡萄牙史學者迪奧哥·多·科托寫道：“亞當斯的地球儀甚至標出了日本的六十六個小國。”⁽⁶²⁾如果亞當斯的地球儀保存至今，那將是相當珍貴的歷史文物。儘管日本人沒有直接參與大航海活動，但他們通過亞當斯等歐洲人在日本的活動，間接接觸了西方先進的造船術和航海術。

新大陸農作物在日本的傳播也有亞當斯的功勞。有文獻記載，一次意外讓亞當斯將美洲馬鈴薯和番茄推廣到日本。1614年，亞當斯為了緩解英國商館在日本的不利局面，親自率船去千里以

外的暹羅進貨。不過商船在途中遭遇風暴，他們不得不在琉球附近登岸修船。當地人搶奪了他們的財物，還差點殺死他們。暹羅之行雖然失敗，但亞當斯從琉球帶回馬鈴薯。科克斯最先將這些馬鈴薯種在自家院內，不久便被當地人推廣到島國各地。這是日本農業史上首次記載馬鈴薯的栽種和傳播。據說，平戶大名松浦氏非常喜歡西餐中的馬鈴薯。⁽⁶³⁾另外，亞當斯還購買了科克斯花園中的番茄，並分給其封地附近的農民栽種，於是番茄在日本傳播開。

1620年，亞當斯在平戶逝世時，年方五十六歲。他曾經効力於兩位日本將軍，其墓碑上寫道：“我非常榮幸來到這裡，並感謝德川將軍對我的信任和幫助，讓我豐衣足食。最好將我葬在橫須賀的山上，面對東方，因為那裡是江戶，我的靈魂也會保佑這座城市。”⁽⁶⁴⁾就此，亞當斯完成了從領航員到外交使節、再到日本武士的徹底轉變。科克斯對亞當斯評價道：“我們的朋友亞當斯離開了人世。他用大半生的精力服務於兩位日本將軍，這樣看來，他更像日本人，而非英國人。”⁽⁶⁵⁾墓碑上刻着他的日本姓名——三浦安針，亞當斯住過的街道也被命名為安針町。⁽⁶⁶⁾在伊東，日本人每年舉行“安針祭”，以紀念這位傳奇人物。在英國，亞當斯被譽為日英兩國的“橋樑”。甚至還有學者稱亞當斯為日本的“馬可·波羅”。綜上所述，無論是英國領航員威廉·亞當斯，還是日本武士三浦安針，其傳奇人生和歷史事蹟都值得瞭解和研究。

【註】

- (1) 1542年，葡人首次登陸日本，其後他們在日本展開了傳教、經商活動。16世紀末17世紀初，西班牙、荷蘭和英國人相繼來日活動。1639年，德川將軍為了禁絕基督教傳播，宣佈鎖國。歐日首次碰撞就此結束。“切支丹”為日語漢字，意為基督教。
- (2) 所謂旗本武士指有封地，且能謁見將軍的高級武士。有學者提到，“利夫德號”的二副蘭·約斯滕·范·蘭登斯汀(Jan Joosten van Lodensteijn)也享有旗本武士身份，遂此處暫不能斷定亞當斯是日本鎖國前(1640年)唯一的白人武士。參見：William Corr, *Adams the Pilot: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ptain William Adams, 1564-1620*, New York: Routledge, 1995, p. 159.

- (3) 另說，亞當斯出生於英國羅切斯特的梅德維(Medway)河岸。參見 Kinahan Cornwallis, *Two Journeys to Japan, 1856-7*, Vol. 2, London: Thomas Cautley Newby, 1859, p. 4.
- (4) 德雷克是英國著名的海盜將軍，曾擔任“金鹿號”(Golden Hind) 船長，並環遊世界。
- (5) Matthew Calbraith Perry, *Japan Opened: Compiled Chiefly from The Narrative of The American Expedition to Japan, in The Years 1852-1854*, London: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, 1858, p. 11.
- (6) 荷蘭羅特達米切公司(Rotterdamische) 出資建造了“利夫德號”，並資助該船前往日本探險。參見外山卯三郎《南蠻船貿易史》，東京：東光出版株式會社，1943年，頁465。
- (7) 五艘船另譯為：“博愛號”(Liefde)、“信念號”(Geloof)、“忠貞號”(Trouw)、“歡樂信使號”(Blijde Boodschap)和“希望號”(Hoop)。參見：Benjamin Jacob Kaplan, Marybeth Carlson, Laura Cruz, *Boundaries and Their Meaning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*, Leiden: Brill, 2009, p. 79.
- (8) 另說，荷蘭船隊於1598年6月23日從鹿特丹啟航。最先他們順着南風到達岡薩爾普斯(ゴンサルプス)海峽。在固伊雷(グイネ-)海岸，過半船員因水土不服死去。之後，船隊向西航行，打算穿過麥哲倫海峽，然後橫渡太平洋。此前，他們在普拉吉爾海岸(ブラジル)的阿那普那島(アナボナ)稍作停留。他們在岸邊打敗土著人，宰殺其家畜，搶奪蔬菜水果，船員體力得到暫時恢復。船隊在島上停留了近兩個月。參見加藤三吾《三浦の安針》，東京：明誠館書店，1917年，頁126-127。
- (9) Kinahan Cornwallis, *Two Journeys to Japan, 1856-7*, Vol. 2, p. 4.
- (10) 加藤三吾：《三浦の安針》，頁127。
- (11) Matthew Calbraith Perry, *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 and Japan, 1852-1854*, Washington: A. O. P. Nicholson, 1856, p. 35.
- (12) 另說，其中一艘船的二十三名船員冒險登陸聖·瑪麗島，但被當地土著人襲擊，僅兩人倖免，其中一人就是亞當斯。參見 Kinahan Cornwallis, *Two Journeys to Japan, 1856-7*, Vol.2, pp. 6-7.
- (13) Neil Pedlar, *The Imported Pioneers, Westerners Who Helped Build Modern Japan*, New York: Palgrave Macmillan, 1991, p. 34.
- (14) 後世公認夏威夷的“發現者”是庫克船長，但從亞當斯一行留下的航海日誌推斷，他們可能也到過那裡(夏威夷以西海域)，有幾人還留在當地。若情況屬實，歐洲人發現夏威夷的時間就要提早一百七十八年。
- (15) 另記載：1600年4月20日，“利夫德號”到達日本海岸，緯度為30.5度。參見 Robert Montgomery Martin, *China; Political, Commercial and Social in an Official Report to Her Majesty's Government*, Vol. 1, London: Brewster and West, 1847, p. 293. 還有記載：“利夫德號”來到豐後的一個港口，地理座標為北緯33度15分。參見 John Saris, *The Voyage of Captain John Saris to Japan, 1613*, London: Hakluyt Society, 1967, p. 67.
- (16) 據日本史料記載，1600年3月，“利夫德號”抵達九州豐後臼杵灣北岸。日本文獻使用日本曆，其中的3月即西曆4月。參見岩生成一《日本的歷史·14·鎖國》，東京：中央公論社，1968年，頁133。
- (17) Ernest S. Dodge, *Islands and Empires: Western Impact on the Pacific and East Asia*, Minneapolis: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, 1976, p. 255.
- (18) 科斯塔：〈耶穌會士和新教徒到達日本〉，《文化雜誌》第65期，澳門，2007年，頁60。
- (19) 據日本史料記載，被家康召見的荷蘭人為亞當斯和大副簡·約斯藤。參見 Yosaburo Takekoshi, *Th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of Japan*, Vol. 1, London: Routledge, 2004, p. 105.
- (20) Robert Montgomery Martin, *China; Political, Commercial and Social in an Official Report to Her Majesty's Government*, Vol. 1, p. 293.
- (21) 亞當斯的日本妻子馬込氏(小名阿雪，天主教徒)是武士之女。亞當斯與阿雪育有一子一女，英文名分別為約瑟夫(Joseph)和蘇珊娜(Susanna)。參見加藤三吾《三浦の安針》，頁172-173。
- (22) Robert Montgomery Martin, *China; Political, Commercial and Social in an Official Report to Her Majesty's Government*, Vol. 1, p. 294.
- (23) Bauser, S. Wise, *The Story of the World: History for the Classical Child*, Volume 3: Early Modern Times, Charles City: Peace Hill Press, 2004, p. 99.
- (24) 科斯塔：〈耶穌會士和新教徒到達日本〉，《文化雜誌》第65期，澳門，2007年，頁57。
- (25) C. R. Boxer, *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-1650*, Manchester: Carcanet Press, 1993, p. 290.
- (26) Ilza Veith, “Englishman or Samurai: The Story of Will Adams”, *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*, Vol. 5, No. 1 (Nov., 1945), Published by: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, pp. 19-20.
- (27) 加藤三吾：《三浦の安針》，頁193。
- (28) 亞當斯被授予武士頭銜的具體年代，各種文獻均未明確記載。綜合諸史料推斷，在薩利士率船抵日前，亞當斯就已經是武士了。
- (29) 三浦安針的日語為みうら あんじん。“三浦”指三浦半島或三浦郡，為亞當斯的封邑；“安針”意為指南針，也有領航員的意思。參見岩生成一《日本的歷史·14·鎖國》，頁138。
- (30) Matthew Calbraith Perry, *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 and Japan, 1852-1854*, p. 37.
- (31) 亞當斯與其英國妻子瑪麗育有兩個孩子。亞當斯非常想念英國妻兒，時常感歎恐怕此生無緣再見她們。亞當斯曾將信件寄往英國某處：“親愛的朋友，雖然我不知道你的姓名，不過請將這封信帶到肯特郡我的妻兒那裡。[...] 願上帝保佑，希望認識我的朋友把我在日本的消息傳達給她們。希望有生之年能夠聽到她們的消息。願上帝保佑，阿門！威廉·亞當斯1611年10月22日於日本。”亞當斯寄出多封家信，但英國家人不見得收到。亞當斯曾描繪自己在日本的心情：“沒有妻子、孩子、朋友以及神聖的家庭！”參見 Matthew Calbraith Perry, *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 and Japan, 1852-1854*, pp. 37-38. 又見加藤三吾：《三浦の安針》，頁200。

- (32) 英語中的 factory 也指商行在國外的代理處，此處結合其它資料，譯為商館。
- (33) Robert Montgomery Martin, *China; Political, Commercial and Social in an Official Report to Her Majesty's Government*, Vol. 1, p. 294.
- (34) 另說，薩利斯一行並非來日經商，隨隊商船祇有三艘，他們對日本的金銀不感興趣。其目的是建立東亞據點，以間接打開中國大門。
- (35) Ilza Veith, "Englishman or Samurai: The Story of Will Adams", p. 12.
- (36) 16-17世紀的班塔姆指爪哇西部和蘇門答臘南部。
- (37) 薩利斯曾是東印度公司駐爪哇代理人。他認為日本市場需要的商品有：羊毛、鉛彈、天鵝絨、鍍金皮革、化妝品、掛毯和油畫等。參見：Screech Timon, "The Anglo-Japanese Painting Trade in the Early 1600s", *The Art Bulletin*, 87 (1), 2005, p. 51.
- (38) Ilza Veith, "Englishman or Samurai: The Story of Will Adams", p. 12.
- (39) Robert Montgomery Martin, *China; Political, Commercial and Social in an Official Report to Her Majesty's Government*, Vol. 1, pp. 294-295.
- (40) 據記載，1613年到達日本的“克羅夫號”有七十四名英國人和五名黑人。參見村上直次郎《西洋商業史》，東京：明治大學出版社，1900年，頁218。
- (41) 科斯塔：《耶穌會士和新教徒到達日本》，頁59。
- (42) 高須芳次郎：《海の二千六百年史》，東京：海軍研究社，1940年，頁155。
- (43) 加藤三吾：《三浦の安針》，頁216。
- (44) 謁見將軍後，英國使者以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名義，向將軍敬獻了十張猩猩皮、兩支英國火槍和一個望遠鏡。將軍也回贈了五扇錯金屏風給英王。參見加藤三吾《三浦の安針》、頁223。
- (45) 另說，1613年9月12日，英國人前往江戶，14日到達江戶。10月8日，將軍授予東印度公司貿易特權。1614年1月6日，薩利斯和亞當斯回到平戶。
- (46) 高須芳次郎《海の二千六百年史》、頁156。
- (47) <http://www.hudong.com/wiki>，互動百科，2009年2月22日。
- (48) John Saris, *The Voyage of Captain John Saris to Japan, 1613*, p. 72.
- (49) 另載，當“克羅夫號”到達平戶後，亞當斯還在外地。得到消息後，亞當斯迅速趕來。在此期間，平戶大名松浦氏熱情地接待了英國人，松浦氏與薩利斯迅速成為朋友。松浦氏還贈送日本特產給薩利斯，這讓薩利斯感動萬分。松浦氏一直勸說英國人在平戶建商館，因為長崎的繁榮令他嫉妒已久。當亞當斯到達平戶後，薩利斯對平戶已有相當好的印象。雖然英國人用禮炮歡迎了亞當斯，不過在薩利斯安排的晚宴上，兩人就選址問題產生分歧。亞當斯建議英國人在江戶建館，但薩利斯已經相中平戶。參見 Neil Pedlar, *The Imported Pioneers, Westerners Who Helped Build Modern Japan*, p. 37.
- (50) 加藤三吾：《三浦の安針》、頁231。
- (51) 他們乘坐的是東印度公司的一艘小船“海上探險號”（Sea Adventure）。
- (52) 有學者認為，亞當斯的暹羅航行並沒有成功。因為暹羅有大量海盜，其船隻不但被劫，還差點被殺害。其貨物不知從何處轉手購買而來。參見：Robert Montgomery Martin, *China; Political, Commercial and Social in an Official Report to Her Majesty's Government*, Vol. 1, p. 301.
- (53) 二百多年後，美國人從江戶附近的浦賀登陸，這裡逐漸發展成為日本最大的軍港，事實證明亞當斯在選擇港口方面確有獨到眼光。
- (54) 亞當斯第一次被襲擊是由於利益分配不均。當時（1616年），亞當斯沒有將暹羅運回的商品分配給平戶大名松浦氏，招致其嫉恨。亞當斯第二次被襲是由於日本僱員鬧事，十五名日本人要求商館補償工錢，但亞當斯拒絕支付。僱員衝入其住宅，企圖殺害他，後來附近居民及時趕到，才拯救了亞當斯。參見 Neil Pedlar, *The Imported Pioneers, Westerners Who Helped Build Modern Japan*, pp. 39-40.
- (55) 加藤三吾：《三浦の安針》，頁239。
- (56) 亞當斯的封地在相模國三浦郡逸見村，規模為二百五十石。一位英國人曾記載道：“我們早上10點從賀浦出發，日落前2小時即可到達逸見。這是將軍家康賜給亞當斯的領地，領地裡有百來個僕人。當地居民與亞當斯相處融洽，經常送來柑橘、無花果、梨、栗和葡萄等水果。”參見上田萬年《日本歷史畫譚》、東京：文王閣，1910年，頁115；宮武外骨《異種日本人名辭書》，東京：宮武外骨，1931年，頁2。
- (57) Robert Montgomery Martin, *China; Political, Commercial and Social in an Official Report to Her Majesty's Government*, Vol. 1, p. 294. 據載，亞當斯每年有二百二十擔俸祿。參見辻達也《日本の歴史・13・江戸開府》，東京：中央公論社，1967年，頁254。
- (58) 高須芳次郎：《海の二千六百年史》，頁142-143。
- (59) Seiho Arima, "The Western Influence on Japanese Military Science, Shipbuilding, and Navigation", *Monumenta Nipponica*, Vol. 19, No. 3/4 (1964), Published by: Sophia University, p. 353.
- (60) Yetaro Kinoshita, *The past and present of Japanese commerce*, 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02, p. 78.
- (61) 鄭彭年：《日本西方文化攝取史》，杭州：杭州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，頁24。
- (62) C. R. Boxer, *Portuguese Merchant and Missionaries in Feudal Japan, 1543-1640*, London: Variorum Reprints, 1986, pp. 22-23.
- (63) Giles Milton, *Samurai William: The Adventurer Who Unlocked Japan*, London: Hodder and Stoughton, 2005, p. 252.
- (64) Ilza Veith, "Englishman or Samurai: The Story of Will Adams", p. 25.
- (65) 亞當斯安排科克斯和伊頓為遺囑執行人，其遺言由日語寫成。亞當斯在平戶和逸見共有遺產（動產）五百英鎊，一半歸英國妻子，另一半留給日本妻子。參見 Robert Montgomery Martin, *China; Political, Commercial and Social in an Official Report to Her Majesty's Government*, Vol. 1, p. 301. 或見加藤三吾《三浦の安針》，頁247-248。
- (66) 安針町的居民一直在維護亞當斯的墳墓。“安針塚”（亞當斯墓）於1872年（明治五年）被整修。英國人威廉·艾略奧特·格里芬在1873年到達安針町時，仍能感受到亞當斯當年獲得的殊榮。1923年3月7日，“安針塚”被定為日本珍貴歷史遺跡。參見辻達也《日本の歴史・13・江戸開府》，頁258。